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九十四

湖西閻鎮珩輯

工政考

歴代明堂

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隋高祖平陳郊丘宗社典禮粗備唯明堂未立開皇十三年詔議之禮部尚書牛宏國子祭酒辛彥之等定議後檢校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于郭內安業里爲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能決宏等又條

經史正文重奏曰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
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尙矣周
官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元注云堂廣十七步半殷人重
屋周人明堂五室凡室二筵鄭云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
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異
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
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
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元之說
則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轉
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
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

小是同今依鄭元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者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于其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案劉向別錄及馬

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考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內雜有虞夏商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內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巛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

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六九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靑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宋齊已還咸率茲禮後魏代都所造出自

李沖三三相重合為九室檐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
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立九紛競遂至不成今皇猷
遐闡方建大禮垂之無窮檢明堂必須五室尚書帝命驗曰
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
蒼曰靈府鄭元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
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
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
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元亦言每月于其時之堂而聽
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又孝經援神契曰
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
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

圜下方鄭元同之是以須爲圜方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元重廊孔晁注曰重元累棟重廊累屋

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尙在是以須爲重屋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淸貌則謂之淸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元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

葢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于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於外水內徑三百步依泰山盛德記覲禮經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帝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曰昔

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蓋亦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議曰臣愷謹案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注曰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記云堂脩七博四脩一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令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

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譬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圖云于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上圓下方凡人疾六畜疫五穀災上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

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

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其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圓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旣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旣闕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于北臺城南造圓牆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

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梁武移宋時太極殿爲明堂無室十二間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愷撰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行于世

唐高祖受禪不遑創儀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議其制貞觀五年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違古上言曰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羣書皆名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古今異制然依大典惟在樸素是以席惟稾秸器尚陶匏繭栗以貴誠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淩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案郊祀志漢武帝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祭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爲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用方士之說違

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國之大典不可不愼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侍中魏徵議曰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轍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

蔡邕之説則失于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議未決十七年秘書監顏師古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傳記雜説理實蕪昧然周書敘明堂紀其四面有應門雉門據此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左个右个與月令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禮于高禖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此等皆合月令之文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

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卽大寢也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令旣在皐庫之內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元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潁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夫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倘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涓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但宜上遵天旨祗奉德音匪

歷碎議略而不論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發德音令詳議但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爲五帝之後兩漢已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創造卽爲大唐明堂何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庭之廣狹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惟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禮臣愚亦望陛下斟酌繁省爲其節文不可謙拒以淹大典尋以有事遼海未暇營創永徽二年敕曰合宮靈符創鴻規于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其歸一揆朕丕承上烈聿遵考享而法宮曠禮明堂寢構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其明堂制度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國子秘書官弘文

館學士同共詳議於是太常博士柳宣及鄭元義以爲嘗爲
五室內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以爲九室曹王友趙慈皓秘
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上初以九室之議爲是乃令所
司詳定刑制及辟雍門闕等明年六月內出九室樣更令有
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
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
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爲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
樣爲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準一百
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
窗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案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
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各於其

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旁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幷巷在堂上總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樀檐或爲未允請據鄭元盧植等說以前梁爲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準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室別四闥八窗其戶外設而不閉內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爲定其屋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爲四阿幷依

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爲便
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𥙷大戴禮及前代
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
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
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記明堂位陰陽錄云水左旋以象
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請減爲二十四步垣外量
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爲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水行
左旋之制殿垣𥙷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
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準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
去堂步數請準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爲制仍立四門八觀
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元間四角造三重魏闕此後羣儒

競各執異議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爲九室太常博士唐昣（昣通典作昕未知孰是）等請爲五室高宗令于觀德殿依兩議張設公卿觀之帝曰明堂之禮議者不同今設兩儀公等以何者爲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對曰兩儀俱有典故九室似闇五室似明取捨斷在聖慮上以五室爲便議又不定由是且止乾封二年詳宜略定乃下詔曰朕討論墳籍錯綜羣言斟酌前載製造明堂棟宇方圓之規雖兼故實度筵陳俎之法猶遲則成宜諸內外博考詳議而鴻生碩儒俱稱盡善創此鴻模自我作古宜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中稱朕意焉於是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明年三月又具規製廣狹下詔云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中置堂象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總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自降院每面三門同爲一字徘徊五間案尙書一朞有四時故四面各一所開門每時有三月故每一所三門一朞十有二月故周廻十二門一時統三月故一舍置三門又周易三陽數二陰數合爲五所以每門舍五間院四隅各置重樓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案淮南子地有四維故四樓又案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色故其牆各依本方之色基八面象八方案周禮黃琮禮地鄭元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又案漢書武帝立八觚壇以祀地登地之壇形象地故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徑二百八十尺案漢書陽六律陰六呂陽與陰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案周易三陽數八陰數

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丈案漢書九會之數有四十合二百八十故基徑二百八十尺基每面三階周迴十二階每階爲二十五級案漢書天有三階故每面三階地有十二辰故周迴十二階又案文子從凡至聖有二十五等故每階二十五級基之上爲一堂其宇上圓案道德經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案漢書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又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爲家之義又案周禮蒼璧禮天鄭元注璧圓以象天故爲宇上圓堂每面九間各廣一丈九尺案尚書地有九州故立九間又案周易陰數十故閤別一丈九尺堂周迴十二門每門高一丈七尺闊一丈三尺

案禮記一歲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門又案周易陰數十陽數七故高一丈七尺又陽數五陰數八故闊一丈三尺堂周迴二十四窗高一丈三尺闊一丈一尺三十三櫺二十四明案史記天有二十四氣故置二十四窗又案書一年十二月并象閏故高一丈三尺又案周易天數一地數十并四時成二十三故有二十三櫺又案周易八純卦之本體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堂心八柱各長五十五尺案河圖八柱承天故置八柱又案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長五十五尺堂心外置四柱爲四輔案漢書天有四輔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八柱四輔外第一重二十柱案周易天數五地數十并五行之數合爲二十故置二十柱八柱四輔外第二重二十

八柱案史記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八柱四輔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案漢書有八節八政八風八音四八三十二柱外面周廻三十六柱案漢書一朞三十六旬故置三十六柱八柱外修短總三等案周易天地人爲三才故置柱長短三等八柱外合一百二十柱案禮記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爲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十柱其上檻周廻二百四柱案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又漢書九會之數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重楣二百一十六條案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條大小節及栱總六千三百四十五案漢書會月之數六千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案漢書章月二

百三十五閏月周迴二百五十四總成四百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下柳七十二枚案易緯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上柳八十四枚案漢書九會之數有七十又案司馬彪莊子注天地四方爲六合總成八十四故置八十四枚枅六十枚案漢書推太歲之法有六十故置六十枚連栱三百六十枚案周易當朞之日三百有六十故置三百六十枚小梁六十枚案漢書有六十甲子故置六十枚棰二百二十八枚方衡一十五重案尙書五行生數一十有五故置十五重南北大梁二根案周易太極生兩儀故置二大梁陽馬三十六道案易緯有三十六節故置三十六道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案漢書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

百九十大招兩重重別三十六條總七十二案淮南子太平之時五日一風一年有七十二風故置七十二條飛檐椽九百二十九枚案漢書從子至午其數九百二十九堂檐徑二百八十八尺案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緯云年有七十二候合爲二百八十八故徑二百八十八尺堂上棟去基上面九十尺案周易天數九地數十以九乘十數當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檐去地五十五尺案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上以清陽玉葉覆之案淮南子清陽爲天合以清陽之色詔下後羣議猶未決終高宗世未能創立則天臨朝儒者屢上言請創明堂則天乃與北門學士議其制垂拱三年春毀東都乾元殿就其地創之四年正月明堂

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樽梠藉以爲本亘之以鐵索蓋爲鸑鷟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爲瓦夾紵漆之明堂下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號萬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爲合宮縣詔來年正月明堂宗祀令禮官博士學士明禮者詳定儀禮奏聞（王求禮傳武后時營明堂琱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爲鐵鷟金龍丹艧珠玉乃商琁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不報）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百官文多不載翌日又御明堂饗羣臣賜縑纁有差自明堂成後縱東都婦人及諸州父老入觀兼賜酒食久之乃止吐蕃及諸夷以朔

堂成亦各遣使來賀載初元年冬正月親饗明堂改元用周
正翼日布政于羣后其年二月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內史邢
文偉講孝經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論議日昃乃罷時則
天又於明堂後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餘尺爲大風振倒俄
又重營證聖元年正月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曙二堂並盡時
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
爲通天宮四月則天御通天宮之端扆殿命有司讀時令布
政其年鑄銅爲九州鼎既成置於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
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
名長安兖州名日觀青州名少陽徐州名東源揚州名江都
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

二百石司農卿宗晉卿爲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觔鼎成自元武門外曳人令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爲曳鼎歌令相唱和時又造大儀鐘斂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貴質樸無假浮飾臣觀其狀光有五彩豈待金色炫燿乃止其年九月改元爲神功聖歷元年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諝奏議曰謹案經史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而鄭元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此說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案月令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

子月朔日以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禮云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案鄭所謂告其帝者卽大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卽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列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檢禮記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既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人君以

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據此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甯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又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玉藻之文矣禮官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王者告朔之事者

臣謹案王藻云元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鄭注云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帝而聽朔焉卒事反宿于路寢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班于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案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卽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王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異臣不敢同鄭元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並以始祖配之人帝及神亦於其月而

享祭焉漢承秦滅學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武帝始造明堂於泰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元始中王莽輔政乃建明堂辟雍焉爰至後漢祀典仍存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元帝過江旣闕明堂甯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以爲禮論事則闕如梁崔靈恩撰三禮義宗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命學士撰江都禮集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葢爲歷代不傳其文遂闕今禮官引爲明證臣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明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奉禮郎張齊賢奏議曰穀梁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

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今議者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爲當作謂吉爲朔故世人謬吉爲告議者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于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忞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元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爲不疑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內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后乃

下其議詔諸儒詳定得失太學博士郭山惲成均博士吳揚
吾等請兼如齊賢方慶議制從之不數歲禮亦廢開元五年
帝幸東都將行大饗禮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陳貞節馮仁
等惡武后所造非古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奏議曰明堂必
直丙巳以憑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
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
譁訕以爲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構殫
用極侈詭譎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
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
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使人復識
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

瓌怪不法天爐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圜丘制曰可十年復題乾元殿爲明堂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䛒素往東都毀之䛒素以毀折勞人乃奏請且折上層卑於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於舊制圓五尺覆以眞瓦取其永逸依舊爲乾元殿元宗本紀二十一年冬十月將改作明堂訛言官取小兒埋於明堂之下以爲厭勝村野童兒藏於山谷都城騷然咸言兵至上惡之遣主客郎中王佶往東都及諸州宣慰百姓久之乃定

宋仁宗皇祐二年三月上謂輔臣曰明堂之禮自漢以來諸儒論議不同夫明堂者布政之宫天子之路寢乃今之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禮官宋祁等言據禮明堂有五室

今大慶殿無之請權爲幔室以準古制帷上幕宜用青繒朱裏四戶八牖赤綴戶白綴牖宜飾以朱白繒又古明堂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今大慶殿惟南向一面有兩階其三面之制難備設欲于南向權設五階以備乘輿登降太常禮院言大慶殿牓當以墨綃金書明堂二字門牓以朱綃墨書明堂之門四字上曰朕當親書二字金篆四字飛白書畢宣示羣臣元豐中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路寢別請建立而未暇講求至崇寧中蔡京爲相始以庫部員外郎姚舜仁明堂圖議上之詔依所定營建明年以彗出東方罷政和五年詔建明堂于寢之南言者以明堂基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祕書省宣德門東以其地爲明堂又詔明堂之制朕取

考工互見之文得其制作之本考夏后氏之制名曰世室又曰堂者則世室非廟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則度以六尺之步其堂脩十四步廣十七步之半又曰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四步益四尺中央土室也三步益三尺木火金水四室也每室四戶兩夾窗此夏制也商人重屋又曰四阿重屋阿者屋之曲也重者屋之複也則商人有四隅之阿四柱複屋則知下方也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三代之制不相襲東西九筵則東西長南北七筵則南北狹所以象天則知上圓也名不相襲其製則一唯步尋筵廣狹不同而已朕益世室之度兼四阿重屋之制度以九尺之筵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四戶以合四序八窗以應八節五室以象五行十二堂以聽十二

朔九階四阿每室四戶夾以八窗享帝嚴父聽朔布政于一堂之上于古皆合宜令明堂使司遵圖建立于是內出圖式宣示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京言三代之制脩廣不相襲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尋周以九尺之筵世每近制每廣今若以二筵爲太室方一丈八尺則室中設版位禮器不可容當增廣今從周制以九尺之筵爲度太室脩四筵（三丈六尺）廣五筵（四丈五尺）共爲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脩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廣四筵（三丈六尺）共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無脩廣之數今亦廣以九尺之筵明堂元堂各脩四筵（三丈六尺）廣五筵（四丈五尺）左右个各脩廣四筵（三丈六尺）青陽總章各脩廣四筵（三丈六尺）左右个各脩四筵（三丈六尺）廣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

五寸四阿各四筵三丈六尺堂柱外基各一筵九尺堂總脩一十九筵一十七丈一尺廣二十一筵一十八丈九尺蔡攸言明堂五門諸廊結瓦古無制度漢唐或蓋以茅或蓋以瓦或以木爲瓦以夾紵漆之今酌古適今蓋以素瓦而用琉璃緣裏及頂蓋鴟尾綴飾上施銅雲龍其地隨所向甃以五色之石欄楯柱端以銅爲文鹿或辟邪象明堂設飾雜以五色而各以其方所尚之色八窗八柱則以青黃綠相間堂室柱門欄楯並塗以朱堂階三級級崇三尺共爲一筵庭樹松梓檜門不設戟殿角皆垂鈴詔以元堂犯祖諱取平在朔易之義改爲平朔門亦如之仍改敷祐門曰左敷佑左承天門曰右敷佑右承天門曰平秩更衣大次曰齊明殿其明堂青陽總章元堂太室五門並御

諸榜之七年四月明堂成有司請頒常視朔聽朝詔明堂專以配帝嚴父餘悉移于大慶文德殿羣臣五表請乃從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一曰古者朔必告廟請視朝聽朔必先奏告二曰古者天子負扆南向朝諸侯聽朔各隨其方請自今御明堂正南向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堂其閏月則居門焉三曰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總章每月異禮請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時令使有司奉而行之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之日請以每歲十月于明堂受新歷退而頒之郡國五曰古者天子負扆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塞之國各以內外尊卑爲位請自今元正冬至及朝會並御明堂遼使依賓禮蕃國各隨其方立四門之外六曰古者明堂布政

之宮自今有御札手詔並請先于明堂宣示然後頒之七日赦書德音舊制宣于文德殿今請非御樓肆赦並于明堂宣讀九月詔頒朔布政自十月爲始其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頒天運政治及八年運歷數于天下百官常服立明堂下大臣陞階呈所頒布時令左右丞二員跪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丞乃下授頒政官讀訖出閤門奏禮畢皇帝降御座百官乃退自是以爲常帝自製上梁文及明堂頌又詔以明堂制度編類成書與明堂記爲表裏靖康元年二月省明堂頒朔布政紹興五年劉豫廢明堂爲講武殿暴風連日

秦蕙田曰明堂之制漢以後屢議屢更未有通九爲五堂

室階隅屋宇戶牖方圓脩廣契經合傳如政和內出圖式者也其指在取互見之文得制作之本是以纖悉周備毫髮無憾而漢唐之陋說不入焉至于辨世室非廟重屋非寢夏商周名不相襲惟步尋筵廣狹不同尤爲的確惟寢室之南爲地太近與消于說不合然宗祀告朔朝會布政天子常親臨視自當以國中爲是然則此議可謂考三王而不謬俟百世而不惑者矣

明初無明堂之制嘉靖十七年致仕同知豐坊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堂下禮部會議尙書嚴嵩等言昔羲農肇祀上帝或爲明堂周人之制視夏殷加詳今日創制古法難尋要在師先王之意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

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即以大祀殿行之爲當時
追季殄遂大享上帝于元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殿在宮
右乾隅舊名欽安殿禮成禮部請帝陞殿百官表賀二十一
年勑諭禮部南郊舊殿原爲大祀所昨歲已令有司撤之朕
自作制象立爲殿恭薦名曰泰享用昭寅奉之意明年殿成
名具門曰大享殿曰皇乾自後每歲大享仍于元極寶殿隆
慶元年改元極寶殿仍名欽安殿

論曰劉昫志唐禮儀綜明堂詔諭奏議爲一卷不下萬
數千言及歐陽修作新志于其事槩置不錄可謂特識
矣馬氏通考祖其遺意幾欲盡廢武后一代之事夫史
者將以著人君之善惡得失茍舉其得而遺其失非三

代直道之公且無以備後王之法戒焉武后之惡侈矣當世學士大夫爭議于其朝方靦然而不知恥故朱祁有言陳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于房闥而以脂澤汙漫之也傳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其唐代諸臣之謂與豐坊當明世宗時請建明堂不避師張璁桂萼之故智然璁萼貴顯而坊竟悒悒以終小人之遭遇亦各有幸有不幸哉蔡京之奸甚于張璁桂萼然其所上明堂之制獨有合于古經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也

湖西閻鎮珩輯

溝洫考

溝洫之制

釋名曰田間之水曰溝溝溝者搆也從橫相交搆也爾雅谿注谷曰溝溝注澮曰瀆自黃帝經土設井爰制澮畎通以溝洫禹平水土陂障大澤拯民于墊溺之中書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解者謂畎小而澮大其間有遂有溝有洫由畎遂溝洫以入于澮由澮以入川由川以入海則小大無不治所謂盡力溝洫者是也周官宗伯大封之禮令衆注謂正封疆溝涂也而掌固修溝

池渠之固司險又設國之五溝五溝者遂人所治遂溝洫澮川也始自方里而井終于一同大率多捐膏腴之壤以爲溝洫之制葢十里爲成成方百井出田稅者六十有四井而三十六井以爲洫百里爲同同方萬井出田稅者四千九十有六井而五千有奇以爲溝與澮王制言九十億畝之田三分去一以爲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涂巷其餘特六十億畝而已夫先王豈不愛膏腴之地賦斂之入而棄以爲無用之溝洫哉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將資彼蓄洩以待四時旱潦之需其籌備于未然者至周且遠也春秋時子產相鄭田有封洫而于駟亦爲田洫以正封疆楚蔿掩規偃豬町

原防左氏著之以爲良法蓋猶遵周之舊耳及秦用商鞅壞井田決裂阡陌於是舉成周五溝之名一朝盡廢內無以息强暴之爭外無以限戎馬之足不幸而値旱乾水溢釀爲巨災民之轉死流亡者豈有幸哉故定田制正經界修溝洫之法三代聖王利民之具莫要於此稽古治者焉可忽諸

匠人爲溝洫主通利田間之水道耜廣五尺二耜爲耦一耦之法廣尺深尺謂之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𤰝𤰝上曰伐伐之言發也𤰝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

仞謂之澮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川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達猶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通其雍塞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溝謂造溝防謂脈理屬讀爲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激與不理孫也梢溝三十里而廣倍謂不墾地之溝也梢謂水激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坎爲弓輪水行欲紆曲也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欲爲淵則句于矩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猶齧也淫謂水淤泥土畱著助之爲厚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方猶等也閷者薄其上大防外閷

又薄其上厚其下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程人功也溝防為溝為防也里為式然後可以傅眾力里讀為已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為塹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

月令季春命有司修利隄防導達

溝瀆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八月宿值畢畢好雨　漢書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

禮書遂人言五溝之制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始於甽則甽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耳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甽從則遂橫甽橫則遂從遂從則溝橫遂橫則溝從由溝以達洫由洫以達澮其橫從如之春秋傳稱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者乎蓋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

畝畝之所鄕溝涂隨之則南東其畝者亦其大致不必盡然也鄭氏曰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當適地防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圜而匝焉頴達疏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說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荀卿曰脩隄防通溝洫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稻人掌稼下地乃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之法異也考工云水屬者屬溝洫也稍溝者溝末也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易坎爲弓輪而河亦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而溝洫之制磬折可知矣先王之時通九川陂九澤溝洫麻

緡布於天下無適而非水利也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史起引漳以富河內鄭國鑿涇以注關中李冰壅江以灌蜀地番係引汾以溉蒲阪以至白公之於渭邵信臣之於南陽馬臻之於鏡湖張闓之於新豐塘劉義欣之於芍陂鉗盧李襲稱之於雷陂史臣書之以爲異績此特名生於不足耳　鄭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是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幾于太多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一同之地惟有一澮幾于太少鄭氏求其說而不得注遂人則曰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注匠人則曰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是分而爲二矣求之經無明文考

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何用分制田爲二但講求周禮者未精耳竊謂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一成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直横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横横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一成有九洫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但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陳斌曰三代溝洫之利其小

者民自為其大者官所為溝洫所起之土即以為道路所遏之水即以備旱潦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慮其棄地之多不知一井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為洫與涂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考甽田之法一尺之甽二尺之遂即耕即成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為田輪兩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鱗接整齊均一彌月悉成古之遂逕豈有異乎設令五年而為溝澮合八家之力先治一橫溝田首之步之為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之二日而畢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廣深三滿其長十之料工計日三日而半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為澮廣深三洫其長

百溝料工計日一句而半三旬而畢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甽田以爲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遂眾治其溝洫官督民而浚其澮有小水旱可以無飢十分之飢可救其五故曰萬世之利也百姓終歲墾田而常苦飢殍者一則歲之不時一則溝洫之不治也夫民食之[illegible][illegible]國家之利病必數年而後見事無近功官無殿課以吾民之死生飢飽聽命于不可知之歲而曾無十一之防吾一之救也竊謂救荒無善策爲溝洫于未荒之時此豫救之策也即爲溝洫于救荒之時使飢民即功就食此兩利之策也然土異形人異習按方尺之圖動十萬之眾如漢武帝之輕用方士坐廣廈之內度溪谷之外如

王安石之欲田梁山泊者固不可爲也卽春議經界秋議遣使如朱天錫之提點刑獄並領勸農之職者亦名美而不足恃也是必訪求于鄉耆里長而總其事於郡守責其成于縣令分其任于縣丞主簿則親而不擾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長體訪以人情地勢有可興溝洫者準里計日具圖以作其功有廢地可以溝通者則募其旁近失田之夫爲之官助其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科畝十而當一有溝洫其業田爲永利者則以任本業之人民實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簿親董之先成者籍存於官未成者簿志之至來歲續而畢焉民田一頃聽溝地半畝令不當溝塗之道者轉償其鄰田

田不及頃則任力而不聽田二十畝以下者貰其力蓄波之利兩邑共之則郡守責其兩令令或代去則交其衡于受代之人凡縣令直農田課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借名生擾者黜蘇湖之民善爲水田春收豆麥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槩得三石而北方之種地者不能半之則以無爲水田者也凡穀之種禾稻倍入種稻之田水田又倍西北土性高燥宜麥宜粱低平之田郎爲下產以其非粱麥之性而雨澤一過水無所注故也誠仿溝洫之意備蓄洩以爲水田種禾稻以佐晚熟則高地之水四注而爲害者轉以爲利矣且爲溝洫非鑿空求利者比以民田興民利不遣使不起徒不招流戶視其大小功力隨作隨成有小水旱

此豐而彼歉則隣近必有請其法而自爲之者勿憂其難于慮始也

後漢建武中任延爲武成太守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鮑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決壞年費常二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揚子圖經曰六合縣東三十里從佾石湖入四里至溝中心與陵分界案後漢書張綱爲廣陵太守齊惠於百姓勤課農桑於東陵都東開北溝引湖水灌田以此號爲張綱溝

宋京畿溝洫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景德二年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檝毀官水磑三所三年遣內臣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都每歲春濬溝瀆而富家豪族不卽施工帝遣使分視不復有稽遲者潦無壅遏都人賴之天聖元年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捌置八字水口通流雨水入渠

處豪富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張君平等言準敕案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地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古溝洫洩之二開治後案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案官吏之辠令償其費三約束官吏毋斂夫衆財貨四縣令佐州守倅有能勸民開治不致水害者敘勞績其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河渠中修築堰堨截水取魚漸至澱淤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工畢案行新舊廣深丈尺以所出土於河溝岸外築隄埒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底廣八尺深四尺高處或五六尺以此爲率廣狹不等處折計之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令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爲除其賦詔頒行熙寧二年詔以府界道路

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開京城濠濶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

歴代水利

史記禹抑洪水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乂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李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

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太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

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蕩謂以溝行水也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畛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殄病也絕也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

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郊特牲祭坊以水庸事也水庸溝也

靈王

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污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

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
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
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
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
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
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
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惟能釐舉嘉義以有
亂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惟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
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今

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卒壅之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子孫當思我言漢時長吏以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欲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聽以爲西門君所爲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

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冰壅江水作堋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諸郡（風俗通江神須娶女二人爲婦冰自爲女與神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鬭於江岸有間輒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鬭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又遣百丈堰灌田數千頃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爲韓延數歲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塡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

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漢文帝以文翁爲蜀郡太守穿煎涣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
人獲其饒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
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
可得以溉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
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
以溉後河東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
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堧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
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上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
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
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後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其以溉

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即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漑田而關中臺軹成國湋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引渠爲漑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自鄭國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漑鄭國旁高卬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

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六歲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建昭中召信臣守南陽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漑歲增加

多至三萬頃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又於穰縣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爲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爲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獲其利哀帝時息夫躬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爲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埶水泉廣溉灌之利帝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廼止

章汝愚曰水利在天下猶人之氣血然一息不通四體非復爲有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畎澮疏通道達不使壅閼成周盡力於溝洫西漢用功於河渠不貪小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畝有灌溉之益川澤無壅塞之

發此周禮遂溝洫澮史書河渠之利歟自春秋戰國後其河西漢導其流河渠之利詳矣孫叔敖起芍陂楚受其惠文翁穿湔口蜀以富饒魏有稻粱之詠秦有禾黍之謠此見於春秋戰國之時也漢以來講明尤備左內史治白公決渠降雨荷臿成雲衣食京師億萬口其他郡縣泰山引汶東海引鉅定海南九江引淮朔方西河酒泉諸部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披山通道在在相望外至輪臺以東有渠溉田五千頃而鮮水左右有橋七十所雖極邊之地水道源流無不加意焉西漢之君不計地利之廣狹不論費役之多寡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此漢人得享溉灌之利也然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周官營

謂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俾任浚導之功也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稻人俾專備蓄之利也漢之京師則少府總禁池之事其屬有池監百官表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其屬有上林上池監有都水長丞有都水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有水司空水衡都尉水司空長丞屬焉有都水如淳曰都水治渠隄水門又案太常少府水衡置有都水長丞三輔行京師之職太常領巴陵之渠並百官表郡國九江有陂湖官南海有淮浦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既任於其內又分於其外又安有墊閼之患哉

建武七年杜詩爲南陽守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

社堰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許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灌龍淵自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證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悦因補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建武二十四年張純上穿楊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後漢書司空王梁之爲河南也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坐免後張純堰洛通漕洛中公私饑贍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亦謂之九曲瀆顯宗時詔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

用景堰流法水迺不復為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
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喜之又以常修
浚儀功業有成迺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
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
海口千餘里景迺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
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
年渠成帝親自循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
制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後景為廬江太守郡界
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驅率吏民使修起蕪廢由是境
豐給元和三年張禹為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坂傍多良
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門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和

帝永元十年詔曰隄防溝渠所以助順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爲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爲煩擾將顯行其罰時何敞爲汝南太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刻石頌功德安帝元初二年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三年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水經注晉智伯過晉水以灌晉陽後人踵其遺迹蓄以爲沼分爲二派北瀆卽智伯渠也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灌溉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今所修溝渠卽謂此處

詡爲朝歌長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迺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舡道以人僦直僱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

餘萬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回
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靈帝熹平四年遣守宮令之鹽監
穿渠爲民興利蔡邕京兆樊惠渠頌陽陵縣東厥地汙泥嘉穀不殖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隱乃命立新渠疊之毒田化爲甘壤相與謳談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其歌曰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有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治饑饉困瘁莫恤莫思
魏武帝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
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爲豫
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
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
潦爲患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
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

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日鄭陂明帝時徐邈爲涼州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青龍元年司馬宣王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舃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中使鄧艾行陳頃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澆溉可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又以爲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幷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宣王善之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

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大軍出征汎舟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水經注劉靖碑云劉靖登梁山以觀源流相隰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吳孫權時使陳勳鑿開句容縣水道立十二埭以通吳會諸郡孔愉爲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循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

晉武帝泰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三年杜預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

耕水耨爲便非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不相
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
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
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
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
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
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前尚書胡
威啟宜壞陂又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
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運道東詣壽春
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
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

足肆力此水之爲害也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皆偏其利以
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
界二度支所領佃者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
過二萬餘頃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今者水潦瓮溢大爲灾
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
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
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
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
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
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
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

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理可坐論而得也朝廷從之東晉張闓爲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乃徵入拜大司農殷袞爲榮陽令先多淫雨百姓饑饉乃穿入河四十餘里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曰殷溝而頌之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爲荊州刺史鎭壽陽於是土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理因舊溝引淠水入陂伐木開榛水得通澴由是遂豐稔孝武鎭襄陽以劉秀之爲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

後魏太武帝延和三年以刁雍爲薄骨律鎮將雍至鎮表曰臣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檢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止以引河爲用觀舊渠堰皆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五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跡其兩岸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頹渠溉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

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從之宣武帝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左中郎將鄭偕上疏曰黎民阻饑唐堯致歎眾庶斯饉帝乙罰己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川陸連濤汎濫為災華壤膏腴變為舄鹵菽麥禾黍化作雚蒲斯用

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
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故以人事而然昔魏國賊爲史起
鳴之茲地荒蕪臣實爲恥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
屢有變改往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跡十
數年間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不
通靈鳴水由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由水大渠狹更不
開瀉眾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
分立隄堨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
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
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墝潟泄此陂澤
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審地推岸辨其脉

疏樹畔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按驗分部是非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斯實上策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臣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有心營爝乞覽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鄰宰深笑息自一朝詔曰覽此事條深協在處但計畫功廣非朝夕之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肅宗時裴延儁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

後周文帝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毀乃令賀蘭祥修造富

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人獲其利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灌溉

隋開皇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隴近丁以疏導之盧賁為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舄鹵

唐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楫溉灌之利咸總而舉之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在遐荒絕域殆不可得而知矣其江河自西極達於東溟中國之大川者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水是為中川者也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斯為小川者也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若渭洛汾濟

淳淇淮漢皆亘達方域通濟舳艫從有之無利於生人者矣其餘陂澤魚鼈茺蒲秔稻之利蓋有不可得而備云凡水有漑灌者碾磑不得與爭其利自季夏及于仲春皆閉斗門有餘乃得聽用之漑灌者又不得浸人廬舍壞人墳隧仲春乃命通溝瀆立隄防孟冬而畢若秋夏霖潦泛溢衝壞者則不待時而修葺凡用水自下始都水使者掌川澤津梁之政令總舟檝河渠三署之官屬舟檝署開元二十三年省辨其遠近而歸其利害凡漁浦之禁衡虞之守皆由其屬而總制之凡京畿之內渠堰陂池之壞決則下於所由而後修之每渠及斗門置長各一人以庶人年五十以上并勳官及停家職資有幹用者爲之至漑田時乃令節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漑焉每歲府縣差官一人以督察之歲終錄其功以爲考課丞掌判

監事凡京畿諸水禁人因溉灌而有費者及引水不利而穿鑿者其應入內諸水有餘則任諸王公公主百官家節而用之唐初興武五門六門龍首涇堰滋隄凡六堰皆有丞至太宗時皆廢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爲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甚賴之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爲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費水渠流梗澀止溉一萬許頃請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鹹鹵亦堪爲水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溉灌濟汲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泥淤溉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眾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爲碾磑用水洩

渠水隨入滑相以擁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至大歷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梗請發汴鄭丁夫濬之省功速就公私利之刻石水濱紀其績九年李元紘擢京兆少尹詔令疏決三輔渠時王公權要之家治渠立磑以抬水田元紘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時姜師度為同州刺史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春宮嘉其功下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為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將昧物議紛

如縱其忠欵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蘐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恤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徧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乎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獎令遞相教誘功旣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其官屯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準數給付條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舊傳師度旣好溝洫所在必發衆勞役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 貞元十六年以納給使徐班兼白渠漕渠及昇源成國等渠堰使

論曰三代井田之制多行于西北而岐雍則周之故封也文武周公累世之所經營其法度具載于周禮今考其所云大都詳于溝洫川澮之作而未聞穿瀆以引水也自商鞅開阡陌盡斥其餘地以爲民田而水始泛出無所蓄洩關中雖云沃壤顧患水泛之訐不得不導源于山谷以資其浸注之力故鄭國鑿渠之役成而秦以富强并兼諸侯由是言之先王之所以爲溝洫者旱則有以儲其潤潦則有以通其流水不外求而自足于灌漑之利矣秦漢以來蜀守李冰左内史兒寬中大夫白公南陽太守召信臣皆以能治渠漑田立名當世記在史官而翟子威之壞鴻卻陂汝人疾而怨之至形爲歌謠

然則一陂一渠之興廢其爲兆人之利害也大矣自是之後郡縣守令之賢者或知留心于此而人主罕能講求其事水衡都水歷代雖有監署所掌不過上林池苑之禁舟楫漕渠河隄之畚築而其惠澤之及于生民者葢少其官之得其人人之稱其職者尤少至唐作六典始以井泉陂堰溝瀆專屬之郎中員外郎而都水使者兼總河渠舟楫二署令丞當時郡國水利興聚最繁溢于前代觀元宗獎師度一詔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畧語所謂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葢庶幾焉宜夫克成開元之盛美也與